三國志/卷5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三國志
吴書・陆逊传

► 吴書・吴主五子传

陆逊

陸遜

陸遜字伯言，吳郡吳人也。本名議，世江東大族。〈陸氏世頌曰：逊祖纡，字叔盘，敏淑有思学，守城门校尉。父骏，字季才，淳懿信厚，为邦族所怀，官至九江都尉。〉遜少孤，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。袁術與康有隙，將攻康，康遣遜及親戚還吳。遜年長於康子績數歲，為之綱紀門戶。

孫權為將軍，遜年二十一。始仕幕府，歷東西曹令史，出為海昌屯田都尉，並領縣事。〈陸氏祠堂像贊曰：海昌，今盐官县也。〉縣連年亢旱，遜開倉谷以振貧民，勸督農桑，百姓蒙賴。時吳、會稽、丹楊多有伏匿，遜陳便宜，乞與幕焉。會稽山賊大帥潘臨，舊為所在毒害，歷年不禽。遜以手下召兵，討治深險，所向皆服，部曲已有二千餘人。鄱陽賊帥尤突作亂，復往討之，拜定威校尉，軍屯利浦。

權以兄策女配遜，數訪世務。遜建議曰：「方今英雄棋跱，豺狼規望，克敵寧亂。非眾不濟，而山寇舊惡，依阻深地。夫腹心未平，難以圖遠，可大部伍，取其精鋭。」權納其策，以為帳下右部督。會丹楊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，扇動山越，為作內應，權遣遜討棧。棧支黨多而往兵少，遜乃益施牙幢，分佈鼓角，夜潛山谷間，鼓噪而前，應時破散。遂部伍東三郡，強者為兵，羸者補戶，得精卒數萬人，宿惡蕩除，所過肅清，還

屯蕪湖。

會稽太守淳於式表遜枉取民人，愁擾所在。遜後詣都，言次，稱式佳吏。權曰：「式白君而君薦之，何也？」遜對曰：「式意欲養民，是以白遜。若遜復毀式以亂聖聽，不可長也。」權曰：「此誠長者之事，顧人不能為耳。」呂蒙稱疾詣建業，遜往見之。謂曰：「關羽接境，如何遠下，後不當可憂也？」蒙曰：「誠如來言，然我病篤。」遜曰：「羽矜其驍氣，陵轢於人。始有大功，意驕志逸，但務北進，未嫌於我，有相聞病，必益無備。今出其不意，自可禽制。下見至尊，宜好為計。」蒙曰：「羽素勇猛，既難為敵，且已據荊州，恩信大行，兼始有功，膽勢益盛，未易圖也。」蒙至都，權問：「誰可代卿者？」蒙對曰：「陸遜意思深長，才堪負重，觀其規慮，終可大任。而未有遠名，非羽所忌，無復是過。若用之，當令外自韜隱，內察形便，然後可克。」權乃召遜，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。遜至陸口，書與羽曰：「前承觀釁而動，以律行師，小舉大克，一何巍巍!敵國敗績，利在同盟，聞慶拊節，想遂席捲，共獎王綱。近以不敏，受任來西，延慕光塵，思廣良規。」又曰：

于禁等見獲，遐邇欣歎，以為將軍之勳足以長世，雖昔晉文城濮之師，淮陰拔趙之略，蔑以尚茲。聞徐晃等少騎駐旌，窺望麾葆。操猾虜也，忿不思難，恐潛增眾，以逞其心。雖雲師老，猶有驍悍。且戰捷之後，常苦輕敵，古人杖術，軍勝彌警，願將軍廣為方計，以全獨克。僕書生疏遲，忝所不堪。喜鄰威德，樂自傾盡。雖未合策，猶可懷也。倘明注仰，有以察之。

羽覽遜書，有謙下自托之意，意大安，無復所嫌。遜具啟形狀，陳其可禽之要。權乃潛軍而上，使遜與呂蒙為前部，至即克公安、南郡。遜徑進，領宜都太守，拜撫邊將軍，封華亭侯。備宜都太守樊友委郡走，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。遜請金銀銅印，以假授初附。是歲建安二十四年十一月也。

遜遣將軍李異、謝旌等將三千人，攻蜀將詹晏、陳鳳。異將水軍，旌將步兵，斷色險要，即破晏等，生降得鳳。又攻房陵太守鄧輔、南鄉太守郭睦，大破之。秭歸大姓文布、鄧凱等合夷兵數千人，首尾西方。遜復部旌討破布、凱。布凱脫走，蜀以為將。遜令人誘之，布帥眾還降。前後斬獲招納，凡數萬計。權以遜為右護軍、鎮西將軍，進封婁侯。〈吴书曰：权嘉逊功德，欲殊显之，虽为上将军列侯，犹欲令历本州举命，乃使扬州牧吕范就辟别驾从事，举茂才。〉時荊州士人新還，仕進或未得所，遜上疏曰：「昔漢高受命，招延英異，光武中興，群俊畢至，苟可以熙隆道教者，未必遠近。今荊州

始定，人物未達，臣愚慺慺，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。令並獲自進，然後四海延頸，思歸大化。」權敬納其言。

黃武元年，劉備率大眾來向西界，權命遜為大都督、假節，督朱然、潘璋、宋謙、韓當、徐盛、鮮于丹、孫桓等五萬人拒之。備從巫峽、建平連圍至夷陵界，立數十屯，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，使將軍馮習為大督，張南為前部，輔匡，趙融、廖淳、傅肜等各為別督，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，欲以挑戰。諸將皆欲擊之，遜曰：「此必有譎，且觀之。」〈吴书曰：诸将并欲迎击备，逊以为不可，曰：「备举军东下，锐气始盛，且乘高守险，难可卒攻，攻之纵下，犹难尽克，若有不利，损我大势，非小故也。今但且奖厉将士，广施方略，以观其变。若此间是平原旷野，当恐有颠沛交驰之忧，今缘山行军，势不得展，自当罢於木石之间，徐制其弊耳。」诸将不解，以为逊畏之，各怀愤恨。〉備知其計不可，乃引伏兵八千，從谷中出。遜曰：「所以不聽諸君擊班者，揣之必有巧故也。」遜上疏曰：

夷陵要害，國之關限，雖為易得，亦復易失。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，荊州可憂。今日爭之，當令必諧。備干天常，不守窟穴，而敢自送。臣雖不材，憑奉威靈，以順討逆，破壞在近。尋備前後行軍，多敗少成。推此論之，不足為戚。臣初嫌之，水陸俱進，今反捨船就步，處處結營，察其佈置，必無他變。伏願至尊高枕，不以為念也。

諸將並曰：「攻備當在初，今乃令人五六百里，相銜持經七八月，其諸要害皆以固守，擊之必無利矣。」遜曰：「備是猾虜，更嘗事多，其軍始集，思慮精專，未可干也。今住己久，不得我便，兵疲意沮，計不復生，掎角此寇，正在今日。」乃先攻一營，不利。諸將皆曰：「空殺兵耳。」遜曰：「吾已曉破之之術。」乃敕各持一把茅，以火攻拔之。一爾勢成，通率諸軍同時俱攻，斬張南、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，破其四十餘營。備將杜路、劉寧等窮逼請降。備升馬鞍山，陳兵自繞。遜督促諸軍四面蹙之，土崩瓦解，死者萬數。備因夜遁，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，僅得入白帝城。其舟船器械，水步軍資，一時略盡，屍骸漂流，塞江而下。備大慚恚，曰：「吾乃為遜所折辱，豈非天邪!」

初，孫桓別討備前鋒於夷道，為備所圍，求救於遜。遜曰：「未可。」諸將曰：「孫安東公族，見圍已困，奈何不救？」遜曰：「安東得士眾心，城牢糧足，無可憂也。待吾計展，欲不救安東，安東自解。」及方略大施，備果奔潰。桓後見遜曰：「前實怨不見救，定至今日，乃知調度自有方耳。」當御備時，諸將軍或是孫策時舊將，或公室貴戚，各自矜恃，不相聽從。遜案劍曰：

劉備天下知名，曹操所憚，今在境界，此強對也。諸君並荷國恩，當相輯睦，共剪此虜，上報所受，而不相順，非所謂也。僕雖書生，受命主上。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，以僕有尺寸可稱，能忍辱負重故也。各在其事，豈復得辭！軍令有常，不可犯矣。

及至破備，計多出遜，諸將乃服。權聞之，曰：「君何以初不啟諸將違節度者邪？」遜對曰：「受恩深重，任過其才。又此諸將或任腹心，或堪爪牙，或是功臣，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大事者。臣雖駑懦，竊慕相如、寇恂相下之義，以濟國事。」權大笑稱善，加拜遜輔國將軍，領荊州牧，即改封江陵候。

又備既住白帝，徐盛、潘璋、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禽，乞復攻之。權以問遜，遜與朱然、駱統以為「曹丕大合士眾。外托助國討備，內實有奸心，謹決計輒還」。無幾，魏軍果出，三方受敵也。〈吴录曰：刘备闻魏军大出，书与逊云：「贼今已在江陵，吾将复东，将军谓其能然不？」逊答曰：「但恐军新破，创痍未复，始求通亲，且当自补，未暇穷兵耳。若不惟算，欲复以倾覆之餘，远送以来者，无所逃命。」〉備尋病亡，子禪襲位，諸葛亮秉政，與權連和。時事所宜，權輒令遜語亮，並刻權印，以置遜所。權每與禪、亮書，常過示遜，輕重可否，有所不安，便令改定，以印封行之。

七年，權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。休果舉眾入皖，乃召遜假黃鉞，為大都督，逆休。〈陆机为逊铭曰：魏大司马曹休侵我北鄙，乃假公黄钺，统御六师及中军禁卫而摄行王事，主上执鞭，百司屈膝。吴录曰：假逊黄钺，吴王亲执鞭以见之。〉休既覺知，恥見欺誘，自恃兵馬精多，遂交戰。遜自為中部，令朱桓、全琮為左右翼，三道俱近，果沖休伏兵，因驅走之，追亡逐北，逕至夾石，斬獲萬餘，牛馬騾驢車乘萬輛，軍資器械略盡。休還，疽發背死。諸軍振旅過武昌，權令左右以御蓋覆遜，入出殿門。凡所賜遜，皆御物上珍，於時莫與為比。遣還西陵。

黃龍元年，拜上大將軍、右都護。是歲，權東巡建業，留太子，皇子及尚書九官，征遜輔太子，並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，董督軍國。時建昌侯慮於堂前作斗鴨欄，頗施小巧。遜正色曰：「君候宜勤覽經典以自新益，用此何為？」慮即時毀徹之。射聲校尉松於公子中最親，戲兵不整，遜對之髡其職吏。南陽謝景善劉廙先刑後禮之論，遜呵景曰：「禮之長於刑久矣，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教，皆非也。君今侍東宮，宜遵仁義以彰德音，若彼之談，不須講也。」遜雖身在外，乃心於國。上疏陳時事曰：

臣以為科法嚴峻，下犯者多。頃年以來，將吏罹罪，雖不慎可責，然天下未一，當圖近取，小宜恩貸，以安下情。且世務日興，良能為先，自非奸穢人身，難忍之過，乞復顯用，展其力效。此乃聖王忘過記功，以成王業。昔漢高捨陳平之愆，用其奇略，終建勳祚，功垂千載。夫峻法嚴刑，非帝王之隆業；有罰無恕，非懷遠弘規也。

權欲遣偏師取夷州及朱崖，皆以咨遜，遜上疏曰：

臣愚以為四海未定，當須民力，以濟時務。今兵興歷年，見眾損減，陛下憂勞聖慮，忘寢與食，將遠規夷州，以定大事。臣反覆思惟，未見其利，萬里襲取，風波難測，民易水土，必致疾疫，今驅見眾，經涉不毛，欲益更損，欲利反害。又珠崖絕險，民猶禽獸，得其民不足濟事，無其兵不足虧眾。今江東見眾，自足圖事，但當畜力而後動耳。昔桓王創基，兵不一旅，而開大業。陛下承運，拓定江表。臣聞治亂討逆，須兵為威，農桑衣食，民之本業，而干戈未戢，民有饑寒。臣愚以為宜育養士民，寬其租賦，眾克在和，義以勸勇，則河渭可平，九有一統矣。

權遂征夷州，得不補失。及公孫淵背盟，權欲往征。遜上疏曰：

淵憑險恃固，拘留大使，名馬不獻，實可仇忿。蠻夷猾夏，未染王化，鳥竄荒裔，拒逆王師，至令陛下爰赫斯怒，欲勞萬乘泛輕越海，不慮其危而涉不測。方今天下雲擾，群雄虎爭，英豪踴躍，張聲大視。陛下以神武之姿，誕膺期運，破操烏林，敗備西陵，禽羽荊州，斯三虜者當世雄傑。皆摧其鋒。聖化所綏，萬里草偃，方蕩平華夏，總一大猷。今不忍小忿，而發雷霆之怒，違垂堂之戒，輕萬乘之重，此臣之所惑也。臣聞志行萬里者，不中道而輟足；圖四海者，匪懷細以害大。強寇在境，荒服未庭，陛下乘桴遠征，必致窺闖，戚至而憂，悔之無及。若使大事時捷，則淵不討自服；今乃遠惜遼東眾之與馬，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借乎？乞息六師，以威大虜，早定中夏，垂耀將來。

權用納焉。

嘉禾五年，權北征。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。遜遣親人韓扁賫表奉報，還。遇敵於沔中，鈔邏得扁。瑾聞之甚懼。書與遜云：「大駕已旋，賊得韓扁，具知吾闊狹。且水干，宜當急去。」遜未答，方催人種葑豆，與諸將欒棋射戲如常。瑾曰：「伯言多智略，其當有以。」自來見遜，遜曰：「賊知大駕以旋，無所復戚，得專力於吾。又已守要害之處，兵將意動，且當自定以安之，施設變術，然後出耳。今便示退，賊當謂吾怖，仍來

相蹙，必敗之勢也。」乃密與瑾立計，令瑾督舟船，遜悉上兵馬，以向襄陽城。敵素憚遜，遽還赴城。瑾便引船出，遜徐整部伍，張拓聲勢，步趨船，敵不敢干。軍到白圍，託言住獵，潛遣將軍周峻、張梁等擊江夏新市、安陸、石陽，石陽市盛，峻等奄至，人皆捐物入城。城門噎不得關，敵乃自斫殺己民。然後得闔。斬首獲生，凡千餘人。〈臣松之以为逊虑孙权以退，魏得专力於己，既能张拓形势，使敌不敢犯，方舟顺流，无复怵惕矣，何为复潜遣诸将，奄袭小县，致令市人骇奔，自相伤害？俘馘千人，未足损魏，徒使无辜之民横罹荼酷，与诸葛渭滨之师，何其殊哉！用兵之道既违，失律之凶宜应，其祚无三世，及孙而灭，岂此之餘殃哉！〉其所生得，皆加營護，不令兵士千擾侵侮。將家屬來者，使就料視。若亡其妻子者，即給衣糧，厚加慰勞，發遣令還，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。鄰境懷之，〈臣松之以为此无异残林覆巢而全其遗{壳鸟}，曲惠小仁，何补大虐？〉江夏功曹趙濯、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，並帥支黨來附遜。遜傾財帛，周贍經恤。

又魏江夏太守逮式〈逯立录。〉兼領兵馬，頗作邊害。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。遜聞其然。即假作答式書云：「得報懇惻，知與休久結嫌隙，勢不兩存，欲來歸附，輒以密呈來書表聞，撰眾相迎。宜潛速嚴，更示定期。」以書置界上，式兵得書以見式，式惶懼，遂自送妻子還洛。由是史士不復親附，遂以免罷。〈臣松以为边将为害，盖其常事，使逯式得罪，代者亦复如之，自非狡焉思肆，将成大患，何足亏损雅虑，尚为小诈哉？以斯为美，又所不取。〉

六年，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，事下問遜。遜以為此郡民易動難安，不可與召。恐致賊寇。而祗固陳取之，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，攻沒諸縣。豫章、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為寇。遜自聞，輒討即破，遽等相率降，遜料得精兵八千餘人，三郡平。時中書典校呂壹，竊弄權柄，擅作威福。遜與太常潘浚同心憂之，言至流涕。後權誅壹，深以自責，語在《權傳》。

時謝淵、謝厷等各陳便宜，欲興利改作，〈会稽典录曰：谢渊字休德，少修德操，躬秉耒耜，既无慼容，又不易虑，由是知名。举孝廉，稍迁至建武将军，虽在戎旅，犹垂意人物。骆统子名秀，被门庭之谤，众论狐疑，莫能证明。渊闻之叹息曰：「公绪早夭，同盟所哀。闻其子志行明辩，而被闇昧之谤，望诸夫子烈然高断，而各怀迟疑，非所望也。」秀卒见明，无复瑕玷，终为显士，渊之力也。吴历称云，谢厷才辩有计术。〉以事下遜。遜議曰：

國以民為本，強由民力，財由民出。夫民殷國弱，民瘠國強者，未之有也。故為國者，得民則治，失之則亂，若不受利，而令盡用立效，亦為難也。是以《詩》歎‘宜民宜人，受祿於天’。乞垂聖恩，寧濟百姓，數年之間，國用少豐，然後更圖。

赤烏七年，代顧雍丞相，詔曰：

朕以不德。應其踐運，王塗未一，奸宄充路，夙夜戰懼，不遑鑒寐。惟君天資聰睿，明德顯融，統任上將，匡國彌難。夫有超世之功者，必應光大之寵；懷文武之者，必荷社稷之重。昔伊尹隆湯，呂尚翼周，內外之任，君實兼之。今以君為丞相，使使持節守太常傅常授印綬。君其茂昭明德，修乃懿績，敬服王命，綏靖四方。於乎！總司三事，以訓群寮，可不敬歟，君其勖之!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。

先是，二宮並闕，中外職司，多遣子弟給侍。全琮報遜，遜以為“子弟苟有才，不憂不用，不宜私出以要榮利。若其不佳，終為取禍。且聞二宮勢敵，必有彼此，此古人之厚忌也。”琮子寄，果阿附魯王，輕為交構。遜書與琮曰：「卿不師日磾，而宿留阿寄，終為足下門戶致禍矣。」琮既不納，更以致隙。及太子有不安之儀，遜上疏陳：「太子正統，宜有磐石之固，魯王藩臣，當使寵秩有差，彼此得所，上下獲安。謹叩頭流血以聞。」書三四上，及求詣都，欲口論適庶之分，以匡得失。既不聽許，而遜外生顧譚、顧承、姚信，工以親附太子，枉見流徙。太子太傅吾粲坐數與遜交書，下獄死。權累遣中使責讓遜，遜憤恚致卒，時年六十三。家無餘財。

初，暨艷造營府之論，遜諫戒之，以為必禍。又謂諸葛恪曰：「在我前者，吾必奉之同升；在我下者，則扶持之。今觀君氣陵其上，意蔑乎下。非安德之基也。」又廣陵楊竺少獲聲名，而遜謂之終敗。勸竺兄穆令與別族。其先睹如此。長子延早夭，次子抗襲爵。孫休時，追謚遜曰昭侯。

陸抗

抗字幼節，孫策外孫也。遜卒時，年二十，拜建武校尉，領遜眾五千人，送葬東還，詣都謝恩，孫權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，禁絕賓客，中使臨詰，抗無所顧問，事事條答，權意漸解。赤烏九年，遷立節中郎將，與諸葛恪換屯柴桑。抗臨去，皆更繕完城圍，葺其牆屋，居廬桑果，不得妄敗。恪入屯，儼然若新。而恪柴桑故屯，頗有毀壞，深以為慚。太元元年，就都治病。病差當還。權涕泣與別，謂曰：「吾前聽用讒言，與汝父

大義不篤，以此負汝。前後所問，一焚滅之，莫令人見也。」建興元年，拜奮威將軍。太平二年，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，拜抗為柴桑督，赴壽春，破魏牙門將偏將軍，遷征北將軍。永安二年，拜鎮軍將軍，都督西陵，自關羽至白帝。三年，假節。孫皓即位，加鎮軍大將軍，領益州牧。建衡二年，左大司馬施績卒，拜抗都督信陵、西陵、夷道、樂鄉、公安諸軍事，治樂鄉。

抗聞都下政令多闕，憂深慮遠。乃上疏曰：

臣聞德均則眾者勝寡，力侔則安者制危，蓋六國所以兼併於強秦，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。今敵跨制九服，非徒關右之地。割據九州，豈但鴻溝以西而已。國家外無連國之援，內非西楚之強，庶政陵遲，黎民未乂。而議者所恃，徒以長川峻山，限帶封域，此乃守國之末事，非智者之所先也。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，近覽劉氏傾覆之釁，考之曲籍，驗之行事，中夜撫枕，臨餐忘食。昔匈奴未滅，去病辭館。漢道未純，賈生哀泣，況臣王室之出，世荷光寵，身名否泰，與國同戚，死生契闊，義無苟且，夙夜憂怛，念至情慘。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，人臣之節匪躬是殉，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。

十七條失本，故不載。

時何定弄權，閹官預政。抗上疏曰：

臣聞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，靖譖庸回，唐書攸戒，是以雅人所以怨刺，仲尼所以歎息也。春秋已來，爰及秦、漢，傾覆之釁，未有不由斯者也。小人不明理道，所見既淺，雖使竭情盡節，猶不足任，況其奸心素篤，而憎愛移易哉？苟患失之，無所不至。今委以聰明之任，假以專制之威，而冀雍熙之聲作，肅清之化立，不可得也。方今見吏，殊才雖少，然或冠冕之冑，少漸道孝；或清苦自立，資能足用。自可隨才授職，抑黜群小，然後俗化可清，庶政無穢也。

鳳皇元年，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，遣使降晉。抗聞之，日部分諸軍，令將軍左奕、吾彥、蔡貢等徑赴西陵。敕軍營更築嚴圍，自赤谿至故市，內以圍闡，外以禦寇，晝夜催切，如敵以至，眾甚苦之。諸將咸諫曰：「今及三軍之銳，亟以攻闡，比晉救至，闡必可拔。何事於圍，而以弊士民之力乎？」抗曰：「此城處勢既固，糧谷又足，且所繕修備御之具，皆抗所宿規。今反身攻之，既非可卒克，且北救必至，至而無備，表裡受難，何以御之？」諸將咸欲攻闡，抗每不許。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，抗欲服眾，聽令

一攻。攻果無利，圍備始合。晉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，諸將咸以抗不宜上。抗曰：「江陵城固兵足，無所憂患。假令敵沒江陵，必不能守，所損者小。如使西陵槃結，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，則所憂慮，難可而竟也。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，況江陵牢固乎？」初，江陵平衍，道路通利，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，漸漬平中，以絕寇叛。祜欲因所遏水，浮船運糧，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。抗聞，使咸亟破之。諸將皆惑，屢諫不聽。祜至當陽。聞堰敗，乃改船以車運，大費損功力。

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，荊州刺史楊肇至西陵。抗令張咸固守其城；公安督孫遵巡南岸御祜；水軍督留慮、鎮西將軍朱琬拒胤。身率三軍，憑圍對肇。將軍朱喬、營都督俞贊亡詣肇。抗曰：「贊軍中舊吏，知吾虛實者，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，若敵攻圍，必先此處。」即夜易夷民，皆以舊將充之。明日，肇果攻故夷兵處，抗命旋軍擊之，矢石雨下，肇眾傷死者相屬。肇至經月。計屈夜遁。抗欲追之，而慮闡畜力項領，伺視間隙，兵不足分，於是但鳴鼓戒眾，若將追者。肇眾兇懼，悉解甲挺走，抗使輕兵躡之，肇大破敗，祜等皆引軍還。抗遂陷西陵城，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，自此以下，所請赦者數萬口。修治城圍，東還樂鄉，貌無矜色，謙沖如常，故得將士歡心。〈《晉陽秋》曰：抗與羊祜推僑、札之好。抗嘗遺祜酒，祜飲之不疑。抗有疾，祜饋之藥，抗亦推心服之。於時以為華元、子反復見於今。《漢晉春秋》曰：羊祜既歸，增脩德信，以懷吳人。陸抗每告其邊戍曰：「彼專為德，我專為暴，是不戰而自服也。各保分界，無求細益而已。」於是吳、晉之間，餘糧棲畝而不犯，牛馬逸而入境，可宣告而取也。沔上獵，吳獲晉人先傷者，皆送而相還。抗嘗疾，求藥於祜，祜以成合與之，曰：「此上藥也，近始自作，未及服，以君疾急，故相致。」抗得而服之，諸將或諫，抗不答。孫皓聞二境交和，以詰於抗，抗曰：「夫一邑一鄉，不可以無信義之人，而況大國乎？臣不如是，正足以彰其德耳，於祜無傷也。」或以祜、抗為失臣節，兩譏之。○習鑿齒曰：夫理勝者天下之所保，信順者萬人之所宗，雖大猷既喪，義聲久淪，狙詐馳於當塗，權略週乎急務，負力從橫之人，臧獲牧豎之智，未有不憑此以創功，舍茲而獨立者也。是故晉文退舍，而原城請命；穆子圍鼓，訓之以力；冶夫獻策，而費人斯歸；樂毅緩攻，而風烈長流。觀其所以服物製勝者，豈徒威力相詐而已哉！自今三家鼎足四十有餘年矣，吳人不能越淮、沔而進取中國，中國不能陵長江以爭利者，力均而智侔，道不足以相傾也。夫殘彼而利我，未若利我而無殘；振武以懼物，未若德廣而民懷。匹夫猶不可以力服，而況一國乎？力服猶不如以德來，而況不制乎？是以羊祜恢大同之略，思五兵之則，齊其民人，均其施澤，振義網以羅強吳，明兼愛以革暴俗，易生民之視聽，馳不戰乎江表。故能德音悅暢，而襁負雲集，殊鄰異域，義讓交弘，自吳之遇敵，未有若此者也。抗見國小主暴，而晉德彌昌，人積兼己之善，而己無固本之規，百姓懷嚴敵之德，闔境有棄主之慮，

思所以鎮定民心，緝寧外內，奮其危弱，抗權上國者，莫若親行斯道，以侔其勝。使彼德靡加吾，而此善流聞，歸重邦國，弘明遠風，折衝於枕席之上，校勝於帷幄之內，傾敵而不以甲兵之力，保國而不浚溝池之固，信義感於寇仇，丹懷體於先日。豈設狙詐以危賢，徇己身之私名，貪外物之重我，闇服之而不備者哉！由是論之，苟守局而保疆，一卒之所能；協數以相危，小人之近事；積詐以防物，臧獲之餘慮；威勝以求安，明哲之所賤。賢人君子所以拯世垂範，捨此而取彼者，其道良弘故也。〉

加拜都護。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征下獄。抗上疏曰：

夫俊乂者，國家之良寶，社稷之貴資。庶政所以倫敘，四門所以穆清也。故大司農樓玄、散騎中常侍王蕃、少府李勖，皆當世秀穎，一時顯器，既蒙初寵，從容列位，而並旋受誅殛，或圮族替祀，或投棄荒裔。蓋《周禮》有赦賢之辟，《春秋》有宥善之義。

《書》曰：‘與其殺不辜，寧失不經。’而蕃等罪名未定，大辟以加，心經忠義，身被極刑，豈不痛哉！且已死之刑，固無所識，至乃焚爍流漂，棄之水濱，懼非先王之正典，或甫侯之所戒也。是以百姓哀聳，士民同戚。蕃、勖永已，悔亦靡及，誠望陛下赦召玄出，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。瑩父綜納言先帝，傅弼文皇，及瑩承基，內厲名行，今之所坐，罪在可宥。臣懼有司未詳其事，如復誅戮，益失民望，乞垂天恩，原赦瑩罪，哀矜庶獄，清澄刑網，則天下幸甚！

時師旅仍動，百姓疲弊。抗上疏曰：

臣聞《易》貴隨時，《傳》美觀釁，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，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。苟無其時，玉台有憂傷之慮，孟津有反旆之軍。今不務富國強兵，力農畜谷，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，百揆之署無曠厥職。明黜陟以厲庶尹，審刑賞以示勸沮，訓諸司以德。而撫百姓以仁，然後順天乘運，席捲宇內，而聽諸將徇名，窮兵黷武，動費萬計，士卒彫瘁，寇不為衰，而我已大病矣！今爭帝王之資，而昧十百之利，此人臣之奸便，非國家之良策也。昔齊、魯三戰，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。何則？大小之勢異也。況今師所克獲，不補所喪哉？且阻兵無眾，古之明鑒，誠宜暫息進取小規，以畜士民之力，觀釁伺隙，庶無悔吝。

二年春，就拜大司馬、荊州牧。

三年夏，疾病。上疏曰：

西陵、建平，國之蕃表，既處下流，受敵二境。若敵泛舟順流，舳艫千里，星奔電邁，俄然行至，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。此乃社稷安危之機，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。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，以為西陵國之西門，雖雲易守，亦復易失。若有不守，非但失一郡，則荊州非吳有也。如其有虞，當傾國爭之。臣往在西陵，得涉遜跡，前乞精兵三萬，而（至）者循常，未肯差赴。自步闡以後，益更損耗。今臣所統千里，受敵四處，外御強對，內懷百蠻，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，羸弊日久，難以待變。臣愚以為諸王幼沖，未統國事，可且立傅相，輔導賢姿，無用兵馬，以妨要務。又黃門豎宦，開立占募，兵民怨役，逋逃入占。乞特詔簡閱，一切料出，以補疆場受敵常處，使臣所部足滿八萬，省息眾務，信其賞罰，雖韓、白復生，無所展巧。若兵不增，此制不改，而欲克諧大事，此臣之所深戚也。若臣死之後，乞以西方為屬。願陛下思覽臣言，則臣死且不朽。

秋遂卒，子晏嗣。晏及弟景、玄、機、雲、分領抗兵。晏為裨將軍、夷道監。天紀四年，晉軍伐吳，龍驤將軍王浚順流東下。所至輒克，終如抗慮。景字士仁，以尚公主拜騎都尉，封毗陵侯，既領抗兵，拜偏將軍、中夏督，澡身好學，著書數十篇也。〈《文士传》曰：陆景母张承女，诸葛恪外生。恪诛，景母坐见黜。景少为祖母所育养，及祖母亡，景为之心丧三年。〉二月壬戌，晏為王浚別軍所殺。癸亥，景亦遇害，時年三十一。景妻，孫皓適妹，與景俱張承外孫也。〈景弟机，字士衡，云字士龙。《机云别传》曰：晋太康末，俱入洛，造司空张华，华一见而奇之，曰：「伐吴之役，利在获二俊。」遂为之延誉，荐之诸公。太傅杨骏辟机为祭酒，转太子洗马、尚书著作郎。云为吴王郎中令，出宰浚仪，甚有惠政，吏民怀之，生为立祠。后并历显位。机天才绮练，文藻之美，独冠於时。云亦善属文，清新不及机，而口辩持论过之。于时朝廷多故，机、云并自结於成都王颖。颖用机为平原相，云清河内史。寻转云右司马，甚见委仗。无几而与长沙王构隙，遂举兵攻洛，以机行后将军，督王粹、牵秀等诸军二十万，士龙著南征赋以美其事。机吴人，羁旅单宦，顿居群士之右，多不厌服。机屡战失利，死散过半。初，宦人孟玖，颖所嬖幸，乘宠豫权，云数言其短，颖不能纳，玖又从而毁之。是役也，玖弟超亦领众配机，不奉军令。机绳之以法，超宣言曰陆机将反。及牵秀等谮机於颖，以为持两端，玖又构之於内，颖信之，遣收机，并收云及弟耽，并伏法。机兄弟既江南之秀，亦著名诸夏，并以无罪夷灭，天下痛惜之。机文章为世所重，云所著亦传於世。初，抗之克步阐也，诛及婴孩，识道者尤之曰：「后世必受其殃！」及机之诛，三族无遗，孙惠与硃诞书曰：「马援择君，凡人所闻，不意三陆相携暴朝，杀身伤名，可为悼叹。」事亦并在晋书。〉

【評】

評曰：「劉備天下稱雄，一世所憚，陸遜春秋方壯，威名未著，摧而克之，罔不如志。予既奇遜之謀略，又歎權之識才，所以濟大事也。及遜忠誠懇至，憂國亡身，庶幾社稷之臣矣。抗貞亮籌干，咸有父風，奕世載美，具體而微，可謂克構者哉！」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